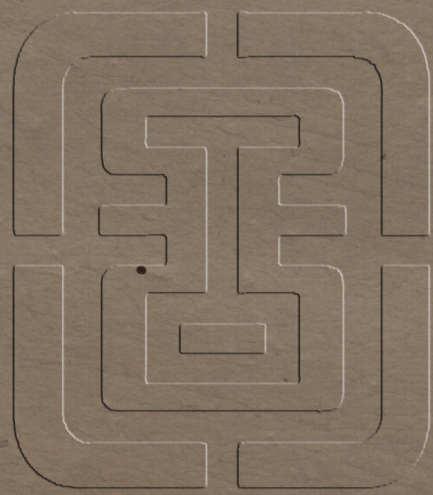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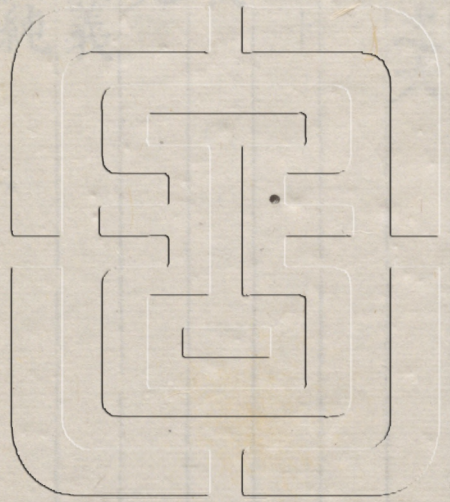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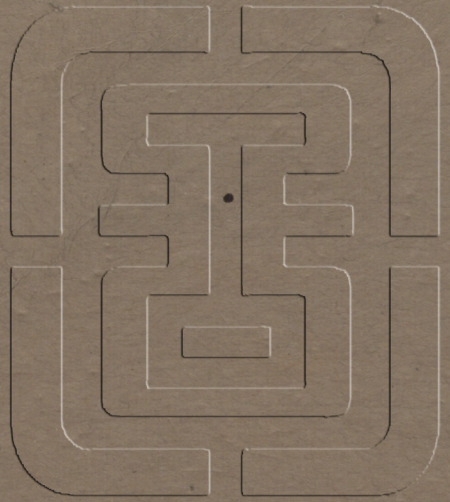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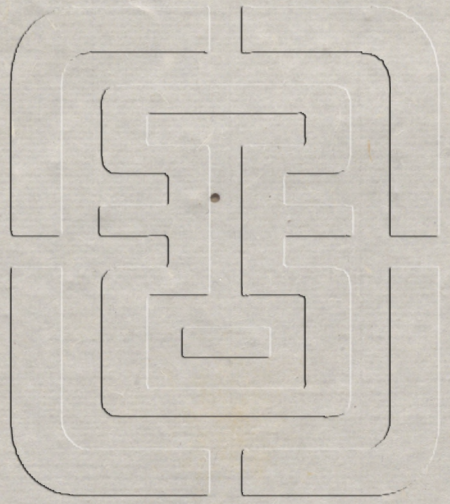


法苑珠林
八





法苑珠林卷之二十五
觀音部
感應緣
奉向書徐
崇東平畢覽
晉沙門竺法
晉沙門釋開運



法苑珠林卷第二十五

唐上都西明寺沙門釋道世玄暉撰

敬佛篇第六之六

觀音部

感應緣

略引十八驗

秦尚書徐義

秦東平畢覽

晉沙門竺法義

晉沙門竺法純

晉沙門釋開達

晉太原郭宣之

晉吳郡潘道秀

晉居士樂苟

晉沙門釋法智

晉南公子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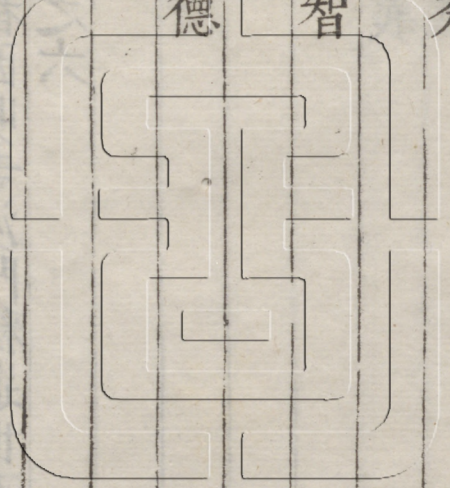
晉益州孫道德

晉遼城劉度

晉河內竇傳

宋新興張興

宋居士宋琰



魏沙門釋道泰

魏定州孫敬德

魏沙門釋法力

秦徐義者高陸人也少奉法為符堅尚書堅末兵革蜂起賊獲義將加戮害乃埋其兩足編髮於樹夜中專念觀世音有頃得眠夢人謂之曰今事亟矣何暇眠乎義便驚起見守防之士並疲而寢乃試自奮動手髮既解足亦得脫因而遁去百餘步隱小叢草便聞追者交馳火炬星陳手繞此叢而竟無見者天明賊散歸投鄴寺遂得免之

秦畢覽東平人也少奉法隨慕容垂北征沒虜單馬
逃竄虜追騎將及覽至心誦念觀世音既得免脫因
入深山迷惑失道又專心歸念中夜見一道人法服
持錫示以途徑遂得還路安隱至家

晉始寧山有竺法義晉興寧中沙門遊刃衆典尤善
法華受業弟子常有百餘至咸安二年忽感心氣疾
病常存念觀世音乃夢見一人破腹洗腸寤便病愈
傅亮每云吾先君與義公遊處而聞說觀世音神異
莫不大小肅然矣

晉沙門竺法純山陰顯義寺主也晉元興中起寺行

牆至蘭上買材路經湖道材主是婦人而應共至材
所准許價直遂與同船俱行既入大湖日暮暴風波
浪如山純船小水入命在瞬息念值行無福忽遇斯
災又與婦人俱行其以固懼乃一心誦觀世音經俄
有大舟泛流趣純適時既入夜行旅已絕純自惟念
不應有此流船疑是神力既而共渡乘之而此小船
應時卽沒大舟隨波鼓蕩俄得達其岸耳

晉沙門釋開達隆安二年登龍採甘草爲羌所執時
年大飢羌胡相噉乃置達柵中將食之先在柵者十
有餘人羌日夕享俎唯達尚存自達被執便潛誦觀

世音經不懈乎心及明日當見噉其晨始曙忽有大
虎遙逼群羌奮怒號吼羌各駭怖迸走虎乃前嚙柵
木得成小闕可容人過已而徐去達初見虎嚙柵必
謂見害既柵穿而不入心疑其異將是觀音力計度
諸羌未應便及卽穿柵逃走夜行晝伏遂得免脫
晉郭宣之太原人也義熙四年爲楊思平梁州府司
馬楊以輒害范元之等被法宣亦同執在獄唯一心
歸向觀世音菩薩後夕將眠之際忽親覩菩薩光明
照獄宣瞻覲禮拜祈請誓願久之乃沒俄而宣之獨
被恩赦既釋依所見形製造圖像又立精舍焉後零

陵衡陽卒官

晉潘道秀吳郡人年二十餘爲軍糾主北爲征固旣
而軍小失利秀竄逸被掠經數處作奴俘虜異域欲
歸無因少信佛法恒志心念觀世音每夢寐輒見後
旣南奔迷不知道於窮山中忽覩真形如今行像因
作禮禮竟豁然不覺失之乃得還路遂歸本土後精
進彌篤年垂六十而亡

晉樂苟不知何許人也少奉法嘗作福富平令先從
征虜循值小失利舫遭火垂盡賊亦交逼正在中江
風浪駭目苟恐怖分盡猶誦念觀世音俄見江中有

一人挺然孤立腰與水齊苟心知祈念有感火賊已切便投水就之身既浮涌脚以履地尋而大軍遣船迎接敗者遂得免濟

晉沙門釋法智爲白衣時嘗獨行至大澤中忽遇猛火四方俱起走路已絕便至心禮誦觀世音俄然火過一澤之草無有遺莖者唯智所處容身不燒於是始乃敬奉大法後爲姚興將從征索虜軍退失馬落在圍裏乃隱溝邊荆棘叢中得蔽頭復念觀世音心甚勤至隔溝人遙喚後軍指令煞之而軍遏搜覓輒無見者遙得免濟後遂出家

晉南公子敖始平人也戍新平城爲佛佛虜兒長樂公所破合城數千人皆被誅害子敖雖分必死而猶至心念觀世音既而次至子敖群刃交下或高或僻持刀之人忽疲懈四支不隨爾時長樂公親自臨刑驚問之子敖聊爾答云能作馬鞍乃令原釋子敖亦不知所以作此言時後遂得遁逸造小形像貯以香函行則頂戴也

晉孫道德益州人也奉道祭酒年過五十未有子息居近精舍景平中沙門謂德必願有兒當至心禮誦觀世音經此可冀也德遂罷不事道單心投誠歸觀

世音少日之中而有夢應婦卽有孕遂以產男也
晉劉度平原遼城人也鄉里有一千餘家並奉大法
造立形像供養僧尼值虜主木末時此縣嘗有逋逃
未大怒欲盡滅一城衆並兇懼分必彌盡度乃潔誠
率衆歸命觀世音頃之未見物從空中下繞其所住
屋柱驚視乃觀世音經使人讀之未大歡喜用省刑
戮於是此城卽得免害

晉竇傳者河內人也未和中并州刺史高昌冀州刺
史呂護各權部曲相與不和傳爲昌所用作官長護
遣騎抄擊爲所俘執同伴六七人共繫入一獄鎖械

甚嚴尅日當煞之沙門支道山時在護營中先與傳
相識聞其執厄出至獄所候視之隔戶共語傳謂山
曰今日困厄命在漏刻何方相救山曰若能至心歸
請必有感應傳先亦頗聞觀世音及得山語遂專心
屬念晝夜三日至誠自歸觀其鎖械如覺緩解有異
於常聊試推盪忽然離體傳乃復至心曰今蒙哀祐
已令桎梏自解而同伴尚多無心獨去觀世音神力
普濟當令俱免言畢復牽挽餘人皆以次解落若有
割剔之者遂開戶走出於警徼之間莫有覺者便踰
城逕去時夜已向曉行四五里天明不復進共逃隱

一榛中須臾覺失囚人馬絡繹四出尋捕焚草踐林無不至遍唯傳所隱一畝許地終無至者遂得免還鄉里敬信異常咸皆奉法道山後過江爲謝居士敷

具說其事

右十四驗
出冥祥記

宋張興者新興人也頗信佛法嘗從沙門僧融曇翼時受八戒興嘗爲劫所引夫得走逃妻坐繫獄掠笞積日時縣失火出囚路側會融翼同行經過囚邊妻驚呼閤梨何以賜救融曰貧道力弱無救如何唯宜勤念觀世音庶獲免耳妻便晝夜祈念經十許日於夜夢一沙門以脚踏之曰咄咄可起妻卽驚起鉗鎖

桎梏忽然俱解便走趣戶戶時猶閉警防殊嚴旣無由出慮有覺者乃還著械尋復得眠又夢向沙門曰戶已開矣妻覺而馳出守備者並已昏睡妻安步而去時夜甚闇行可數里卒值一人妻懼躡地已而相訊乃其夫也相扶悲喜夜投僧翼翼藏匿之遂得免時元嘉初也

宋琰稚年在交趾彼土有賢法師者道德僧也見授五戒以觀世音金像一軀見與供養形製異今又非甚古類元嘉中作鎔鑄殊工似有真好琰奉以還都時年在齟齬與二弟常盡勤至專精不倦後治改弊

盧無屋安設寄京師南澗寺中于時百姓競鑄錢亦有盜毀金像以充鑄者時像在寺已經數月琰晝寢夢見立于座隅意甚異之時日已暮即馳迎還其夕南澗十餘軀像悉遇盜亾其後久之像於曠暮間放光顯照三尺許地金輝秀起煥然奪目琰兄弟及僕役同覩者十餘人于時幼小不即題記比加撰錄忘其日月是宋大明七年秋也至秦始末琰移居烏衣周旋僧以此像權寓多寶寺琰時暫遊江都此僧仍適荆楚不知像處垂將十載常恐神寶與因俱絕宋升明末遊躋峽表經過江陵見此沙門迺知像所其

年琰還京師即造多寶寺訪焉寺主愛公云無此寄像琰退慮此僧孟浪將遂失此像深以惆悵其夜夢人見語云像在多寶愛公忘耳當爲得之見將至寺此人手自開殿見像在殿之東衆小像中的的分明詰旦造寺具以所夢請愛公愛公乃爲開殿果見此像在殿之東如夢所覩遂得像還時建元元年七月十三日也像今常自供養庶必未作津梁修復其事有感深懷泐此徵覲綴成斯記夫鏡接近情莫踰儀像瑞驗之發多自此興經云鎔斲圖績類形相者爰能行動及放光明今西域釋迦彌勒二像暉用若冥

蓋得相乎今華夏景楮神應亟著亦或當年羣生因會所感假憑木石以見幽異不必尅由容好而能然也故沉石浮深實闡閩吳之化塵金瀉液用舒彭宋之禍其餘銓示繁方雖難曲辯率其大哲允歸目從若夫經塔顯効旨證亦同事非殊貫故繼其末

右二驗出

冥祥記也

魏常山衡唐精舍釋道泰元魏末人夢人謂曰爾至某年當終於四十二矣泰寤懼之及至其年遇病甚憂悉以身資爲福有友人曰余聞供養六十二億菩薩與一稱觀音福同無異君何不至心歸依可必增

壽泰乃感悟遂四日四夜專精不絕所坐帷下忽見光明從戶外而入見觀音足趺踝間金色朗照語泰曰汝念觀世音耶比泰褰帷頃便不復見悲喜流汗便覺體輕所患悉愈聖力所加後終延年

魏天平年中定州募士孫敬德造觀音像自加禮敬後爲劫賊所引不勝拷楚妄承其死將加斬決夢一沙門令誦救生觀世音經千遍得脫有司執縛向市且行且誦臨刑滿千刀斫自折以爲二段皮肉不傷三換其刀終折如故視像項上有刀三迹以狀奏聞丞相高歡表請免死勅寫其經廣布於世今謂高王

觀世音經自晉宋梁陳秦趙國分十六時經四百
觀音地藏彌勒彌陀稱名念誦獲得救者不可勝紀
具諸傳錄故不備載

魏末魯郡釋法力未詳何人精苦有志勤營塔寺欲
於魯郡立精舍而材不足與沙彌明珠往山谷乞麻
一載將還行空澤中忽遇野火車在下風恐無得免
法力倦眠比寤而火勢已及因舉聲稱觀未遑稱世
音應聲風轉火焰尋滅安隱還寺又有沙門法智本
為白衣獨行大澤猛火四面一時同至自知必死乃
合面於地專稱觀世音怪無火燒舉頭看之一澤之

草纖毫並燼唯智所伏僅容身耳因此感悟捨俗出
家又沙門道集於壽陽西山遊行爲二賊所得縛繫
在樹將欲殺之唯念觀音守死不輟引刀屢斫皆無
傷損劫賊怖走集因得脫又沙門法禪山行逢賊危
欲害之唯念觀音挽弓射之放箭不得賊遂歸誠投
弓於地知是神人怖捨逃逝

右二驗出唐僧行遠高僧傳九真法

頌曰

釋化能仁

觀機降天

衆聖之上

實爲帝先

交養怡和

濯粹冲源

慈誨含識

善誘中玄

恩舒慧炬

撰述

燭我宵然 隨機變化 孰識其年

望之遐舉 卽亦雲津 殷之以形

悼之以神 三乘既弘 雙林遺身

假唱泥洹 正法常宣

敬法篇第七之一

述意部

蓋聞寂然不動是則無象無言感而遂通所以有名
有教是以一四之句難聞三千之火易入庶使凝寒
靜夜朗月長霄獨處空閑吟誦經典吐納宮商文字
分明言味流美詞韻相屬適衆人心利物善足使

幽靈欣躍精神悅豫久習純熟文義洞曉敬心殷誦
至誠冥感信知受持一偈福利弘深書寫一言功超
數劫是以迦葉頂受靡恪剥皮薩陀心樂無辭麗血
此是甘露之初門入道之終德也

聽法部

如付法藏經云佛言一切衆生欲出三界生死大海
必假法船方得度脫法為清涼除煩惱熱法是妙藥
能愈結病法是衆生真善知識作大利益濟諸苦惱
所以然者一切衆生志性無定隨所染習近善則善
近惡則惡若近惡友便造惡業流轉生死無有邊際

支那

法苑珠林卷之三

二

撰述
法苑珠林卷三十五
十一
若近善友起諸敬心聽受妙法必能令離三塗苦惱
由此功德受最勝樂華氏國王有一白象能滅怨敵
若人犯罪令象蹋殺後時象廐爲火所燒移象近寺
象聞比丘誦法句經偈云

爲善生天

爲惡入淵

象聞法已心便柔和起慈悲心後付罪人但以鼻嗅
舌舐而去都不肯殺王見斯已心大惶怖卽召諸臣
共謀此事智臣白王此象近寺必聞妙法是故爾耳
今可移近屠肆處繫王用其言象見屠殺惡心猛熾
殘害更增是以當知一切衆生志性無定畜生尚爾

聞法生慈見殺增害豈況於人而不染習是故智者
宜應覺知見惡須棄親善宜近勤聽經法又於往昔
有婆羅門持人鬻髑其數甚多詣華氏城中遍行街
賣經歷多時都無買者時婆羅門極大瞋恚高聲罵
言此城中人愚癡闇鈍若不就我買鬻髑者我當與
作惡名聞也爾時城中諸優婆塞聞畏毀謗便將錢
買卽以銅筋貫穿其耳若徹過者便與多價其半徹
者與價漸少都不通者全不與直婆羅門言我此鬻
髑皆悉無異何故與價差別不等優婆塞言前徹過
者此人生時聽受妙法智慧高勝貴其如此相與多

價其半徹者雖聽經法未善分別故與少直全不通者此人往昔都不聽法故不與價時優婆塞持此髑髓往至城外起塔供養命終之後悉得生天以是因緣當知妙法有大功德此優婆塞以聽法人髑髓起塔而供養之尚得生天況能至心聽受經法供養恭敬持經人者此之福報實難窮盡未來必當成無上道是故智者欲得無上安隱快樂應當至心勤聽經法賢愚經云昔佛在世時舍衛國中須達長者信敬佛法爲僧檀越衆僧所須一切供給須達家內有二鸚鵡一名律提二名賒律提稟性點慧解人言語見

比丘來先告家內令出迎送阿難後時到長者家見鳥聰點爲說四諦苦集滅道門前有樹二鳥聞法飛向樹上歡喜誦持夜在樹宿野狸所食緣此善根生四王天盡彼天壽生忉利天忉利壽盡生夜摩天夜摩壽盡生兜率天兜率壽盡生化樂天化樂壽盡生於第六他化自在天他化壽盡還生化樂如是次第還復下至四天王天四天壽盡還復上至他化自在天如是上下經於七返生六欲天自恣受樂極天之壽而無中天後時命終來生人中出家修道得辟支佛一名曇摩二名修曇摩賢愚經云昔佛在世時有

一比丘林中誦經音聲雅好時有一鳥聞法敬愛在樹而聽時爲獵師所射命終緣此善根生忉利天面貌端正光相矞然無有倫匹自識宿命知因比丘誦經聽法得生此中卽持天華到比丘所禮敬問訊以天香華供養比丘比丘具問知其委曲卽命令坐爲其說法得須陀洹旣得果已還歸天上禽鳥聽法尚獲福報無邊豈況於人信心聽法寧無善報善見律論云昔佛在世時到瞻婆羅國迦羅池邊爲衆說法時彼池中有其一蛤聞佛池邊說法之聲卽從池出入草根下聽佛說法時有一人持杖放牛見佛在坐

爲衆說法卽往佛所欲聞法故以杖刺地誤著蛤頭卽便命終生忉利天以福報故宮殿縱廣十二由旬與諸天女娛樂受樂卽乘宮殿往至佛所頭頂禮足佛知故問汝是何人忽禮我足神通光明相好無比照徹此間蛤天人以偈而答言

往昔爲蛤身

於水中覓食

聞佛說法聲

出至草根下

有一牧牛人

持杖來聽法

杖刺我頭

命終生天上

佛以蛤天人所說偈爲四衆說法是時衆中八萬四千人皆得道迹蛤天人得須陀洹果含笑而去

求法部

如雜寶藏經云昔有一女人聰明智慧深信三寶常於僧次請二比丘就舍供養後時便有一老比丘次到其舍年老根昧素無知曉齋食訖已女人至心求請說法敷座頭前閉目靜坐比丘自知不解說法趣其淚眼棄走還寺然此女人至心思惟有爲之法無常苦空不得自在深心觀察卽時獲得須陀洹果卽得果已向寺求覓欲報其恩然此比丘自審無知棄他逃走倍生慚恥轉復藏避而此女人苦求不已方自出現女人見已具說蒙得道果因緣齋供報恩老

比丘聞甚大慚愧深自尅責亦復獲得須陀洹果是故行者應當至心精誠求法若至心者所求必獲涅槃經云佛言我念過去作婆羅門在雪山中修菩薩行時世無佛亦無經法時天帝釋觀見菩薩獨在山中修諸苦行卽下試之自變其身作羅刹像甚可怖畏住菩薩前口說半偈

諸行無常

是生滅法

說是偈已遍觀四方菩薩聞偈心生歡喜卽從座起以手舉髮四向顧視不見餘人唯見羅刹卽便往問大士何處得是半偈此半偈義乃是三世諸佛正道

羅刹答言汝不須問我不食來已經多日處處求索
了不能得飢渴苦惱心亂謬語非我本心之所知也
菩薩復語若能爲我說我當終身爲汝弟子
羅刹答言汝智太過但自憂身都不見念我今飢逼
實不能說菩薩復語汝食何食羅刹答言我所食者
唯人暖肉其所飲者唯人熱血菩薩聞已卽語羅刹
但能具足說是偈竟我當以身奉施供養羅刹答言
誰當信汝爲八字故棄所愛身菩薩答言我今有證
梵釋四王諸佛菩薩能爲我證羅刹聞已勅聽許說
菩薩歡喜卽脫皮衣爲敷法座白言和上願坐此座

善爲我說羅刹卽說生滅滅已寂滅爲樂說是偈已
菩薩深思然後處處石壁道樹書寫此偈竟上高樹
投身而下未至地頃時虛空中出種種聲爾時羅刹
還復釋身接取菩薩安置平地懺悔辭謝頂禮而去
緣爲半偈捨身因緣超十二劫在彌勒前成無上道
涅槃經云佛言我念過去無量無邊那由他劫此娑
婆世界有佛出世號釋迦牟尼爲衆生宣說大涅槃
經我於爾時從善友所傳聞佛說大涅槃經心中歡
喜卽欲供養貧無財物遂行賣身薄德不售卽欲還
家路見一人而復語言吾欲賣身君能買不其人答

言我家作業人無堪者吾有惡病良醫處藥應當日服人肉三兩卿若能以身肉三兩日日見給便當與汝金錢五枚我時聞已歡喜語言惠我七日須我事訖便還相就其人答言聽汝一日我即取錢往至佛所禮已奉獻然後誠心聽受是經我時聞鈍唯受一偈

如來證涅槃 永斷於生死 若能至心聽

常得無量樂

受是偈已至病人家雖復日日與肉三兩以念偈故不以爲痛日日不廢足滿一月其人病瘥瘡亦平復

我時見身具足平復即發菩提願未來世成佛之時亦願號字釋迦牟尼以是因緣今得成佛又集一切福德三昧經云昔過去久遠阿僧祇劫有一仙人名曰最勝住山林中具五神通常行慈心後作是念非但慈心能濟衆生唯集多聞能滅衆生煩惱邪見能生正見念已便詣城邑聚落處處推求說法之師時有天魔來語仙言我今有佛所說一偈汝今若能剝皮爲紙刺血爲墨析骨爲筆書寫此偈當爲汝說最勝仙人聞已念言我於無量百千劫中常以無事爲他割截受苦無量都無利益我今當捨不堅之身易

得妙法歡喜踊躍卽以利刀剥皮爲紙刺血爲墨析骨爲筆合掌向天請說佛偈時魔見已愁憂憔悴卽便隱去仙人見已作如是言我今爲法不惜身命剥皮爲紙刺血爲墨析骨爲筆爲衆生故至誠不虛餘方世界有大慈悲能說法者當現我前作是語時東方去此三十二刹有佛國土名普無垢其國有佛號淨名王忽住其前放大光明照最勝身苦痛卽除平復如故佛卽廣爲說集一切福德三昧最勝聞法得無礙辯佛說法已還沒不現最勝仙人得辯才已爲諸衆生廣說妙法令無量衆生住三乘道經千歲後

而乃命終生淨名王普無垢國由敬法故今得成佛告淨威昔最勝者今我身是是以當知若有人能恭敬求法佛於其人不入涅槃法亦不滅雖在異土常面覩佛得聞正法

感福部

如普曜經云若有賢人聞是經典叉手自歸卽捨八事懈怠之本成八功勳何謂爲八一得端正好色二得力勢強盛三得眷屬滋茂四逮得辯才無量五學疾得出家六所行清淨七得三昧定八得智慧明無所不照若有法師布座諷誦是經得八座福何謂爲

八一得長者座二得轉輪王座三得天帝座四得自在天座五得羅漢座六得菩薩座七得如來座八得轉法輪度脫一切衆生座若有法師頒宣是法有讚歎善哉者當得八清淨行何謂爲八一言行相應無所違失二口言至誠而無虛妄三在於衆會真諦無欺四所言人信不捨遠之五所言柔輒初無麤獷六其聲悲和猶如哀鸞七身心隨時音聲如梵會中人聞莫不諮受八音響如佛可衆生心若有書是經典得八大藏何謂爲八一得意藏未曾妄捨二所得心藏無所不解分別經法三得往來藏普解一切諸佛

經法四得總持藏一切所聞皆能識念五得辯才藏爲諸衆生頒宣經典皆歡喜受六甚深法藏將護正法七道意法藏未曾斷絕三寶法教八奉行法藏則輒逮得無所從生忍又華嚴經云善男子假使有人以大海等墨須彌聚筆書寫此經一一品一一法門一一方便一一法門一一句中義味猶不能盡又大乘莊嚴論云諸菩薩於大乘法有十種正行一書寫二供養三流傳四聽受五轉讀六教化七習誦八解說九思擇十修習此十正行能生無量功德又中邊分別論云大乘修行有十一書寫二供養三施與他

撰述
四若他讀誦一心聽聞五自讀六自如理取名味句
及義七如道理及名句味顯說八正心聞誦九空處
如理思量十已入意爲不退失故又菩薩藏經云復
次舍利子是善男子善女人等受持是經殷重聽聞
讀誦解義乃至爲他廣分別說當知是人復得如是
十種功德稱讚利益何等爲十一者成就機速慧二
者成就捷辯慧三者成就猛利慧四者成就迅疾慧
五者成就廣博慧六者成就甚深慧七者成就通達
慧八者成就無著慧九者常現前見一切如來旣得
見已以清美頌而爲讚歎十者善能如理請問如來

又能如理開釋疑難舍利子是名獲得十種功德稱
讚利益復次舍利子是善男子善女人等受持是經
讀誦解義乃至爲他廣分別說當知是人復獲如是
十種功德稱讚利益何等爲十一者常樂遠離諸不
善友二者常樂親近諸善知識三者能緩諸魔所有
繫縛四者摧殄諸魔所有軍陣五者善能訶猷一切
煩惱六者於一切行心恒捨捨七者違背一切向惡
趣道八者歸向一切趣涅槃道九者善說一切越度
生死清淨之施十者巧能隨學一切菩薩所行軌則
又能奉行諸佛教勅如是名爲十種功德稱讚利益

又涅槃經云法是佛母佛從法生三世如來皆供養法也又度無極集經云昔有比丘精進守法所可諷誦是般若波羅蜜其有聞者莫不歡喜有一小兒厥年七歲城外牧羊遙聞比丘誦經聲卽詣精舍禮拜聽其經言時說色空聞卽悟解便問比丘應答不可小兒反爲比丘解說其義昔所希聞怪此小兒智慧非凡時小兒卽去逐牛至山值一虎害此小兒命終生長者家夫人懷妊口便能說般若波羅蜜從朝至夜初不懈息其長者家怪此夫人謂呼鬼病有比丘至舍聞聲甚喜比丘報言此非鬼病但說尊經夫人

出禮比丘復爲說法諸有疑難不能及者盡爲解說衆僧歡喜日月滿足產得男兒適生义手長跪說波羅蜜夫人產已還復如本比丘言真佛弟子好養護之此兒後大當爲一切衆人作師吾等悉當從其啓受時兒七歲道法悉備舉衆超絕智度無極經中誤脫皆爲刪定兒母所至輒開化人長者室家大小五百人衆皆從兒學八萬四千人皆發無上正真道意五百比丘聞兒所說盡漏意解志求大乘得法眼淨是時兒者則吾身是比丘者迦葉佛是又舍利弗處胎經云母懷舍利弗母亦聰明高僧傳云母懷羅什

撰述
法苑珠林卷之二十一
令母聰明舊日誦千偈懷胎已日得二千偈初成須陀洹果後得斯陀含果

法師部

如勝天子經云若有法師流通此經處此地卽是如來所行於彼法師當生善知識心尊重之心猶如佛心見是法師恭敬歡喜尊重讚歎又云我若住世一劫若減一劫說是流通此經法師功德不能究盡若此法師所行之處善男子善女人宜應刺血灑地令塵不起如是供養未足爲多如來法輪難受持故又華嚴經云譬如金翅鳥王飛行虛空安住虛空以清

淨眼觀察大海龍王宮殿奮勇猛力以左右翅搏開海水悉令兩闢知龍男女有命盡者而撮取之如來應供等正覺金翅鳥王亦復如是安住無礙虛空之中以清淨眼觀察法界諸宮殿中一切衆生若有善根已成熟者奮勇猛力止觀兩翅搏開生死大愛海水隨其應出生死大海除滅一切妄想顛倒安立如來無礙之行又涅槃經云若有善男子善女人聞是經名生四惡趣者無有是處若有衆生一經耳者悉能滅除一切諸惡無間罪業又云若有衆生一經耳者却後七劫不墮惡道又云若有能知如來常住

無有變異或聞常住二字音聲一經於耳卽生天上
後解脫時乃能證知如來常住無有變易又華嚴經
云若聞一句未曾聞法勝得三千大千世界珍寶是
菩薩得聞一偈正法生土財想勝得轉輪聖王位又
法華經云若善男子善女人受持是法華經若讀若
誦若解說若書寫是人當得八百眼功德千二百耳
功德八百鼻功德千二百舌功德八百身功德千二
百意功德又涅槃經云我涅槃後若有得聞如是大
乘微妙經典生信敬心當知是等於未來世百千億
劫不墮惡道又云若有於一恒河沙佛所發心然後

乃能於惡世中不謗是法愛樂是典不能爲人分別
廣說若有二恒河沙佛所發心然後乃能於惡世中
不謗是法正解信樂受持讀誦亦不能爲他人廣說
若有於三恒河沙佛所發心然後乃能於惡世中不
謗是法乃至書寫經卷雖爲他說未解深義若有於
四恒河沙佛所發心然後乃能於惡世中不謗是典
乃至書寫經卷爲他廣說十六分中一分之義若有
於五恒河沙佛所發心乃至於惡世中爲人廣說十
六分中八分之義若有於六恒河沙佛所發心乃至
於惡世中爲他廣說十六分中十二分義若於七恒

河沙佛所發心乃至於惡世中為他廣說十六分中十四分義若有於八恒沙佛所發心乃至於惡世中書寫經卷亦勸他人令得書寫自能聽受亦勸他人令解聽受如說修行具足能解盡其義味

法苑珠林卷第二十五

校譌 第五紙 七行函下北 藏無行字

音釋 虜 郎古切 獲也 齧 齧田聊切 齧初觀胡八切 齧齧始毀齧也 黠胡八切 慧也

蛤 古杏切 蚌屬 剗初銜切 剗也

常熟居士嚴澍施費刻此 法苑珠林第二十五卷 吳江北丘明覺對 甌 寧唐士登書 龍游徐文忠刻 萬曆辛卯秋清涼山妙德庵識

法苑珠林卷第二十六

唐上都西明寺沙門釋道世玄暉撰

敬法篇第七之餘

謗罪部

惟今末世法逐人訛道俗相濫傳謬背真混雜同行不修內典專事俗書縱有抄寫心不至殷既不護淨又多舛錯共同止宿或處在門簷風雨蟲寓都無驚懼致使經無靈驗之功誦無救苦之益寔由造作不殷亦由我人逾慢也故敬福經云善男子經生之法不得顛倒一字重點五百世中墮迷惑道中不聞正

法又大集經云若有衆生於過去世作諸惡業或毀
於法或謗聖人於說法者爲作障礙或抄寫經法洗
脫文字或損壞他法或闇藏他經由此業緣今得盲
報又大般若經第四百四十一卷云佛言諸善男子善女人等
書寫般若波羅蜜多甚深經時頻申欠呿無端戲笑
互相輕凌身心躁擾支句倒錯迷惑義理不得滋味
橫事歛起書寫不終當知是爲菩薩魔事又大乘蓮
華藏經云受佛禁戒不護將來各言我是於大乘法
亦如冥夜各自說言我得佛法受鐵鏘地獄苦事難
述從地獄出瘡痂聾盲不見正法阿難請戒律論云

僧尼白衣等因讀經律論等行語手執翻卷者依切
利天歲數犯重突吉羅傍報二億歲墮麀鹿中恒被
摺脊苦痛難忍無記戲言捉經律論亦招前報或安
經像房堂簷前者依切利天歲數八百歲犯重突吉
羅傍報二億歲墮猪狗中生若得人身一億歲恒常
作客栖屑不得自在又大品經云是人毀些三世諸
佛一切智起破法業因緣集故無量百千萬億歲墮
大地獄中是破法人輩從一大地獄至一大地獄若
火劫起時至他方大地獄中生在彼間從一大地獄
至一大地獄彼間若火劫起時復至他方大地獄中

生在彼間從一大地獄至一大地獄如是遍十方獄
彼間若火劫起故從彼死破法業因緣未盡故還來
是間大地獄中生在此間亦從一大地獄至一大地
獄受無量苦此間火劫起故復至十方他國土生畜
生中受破法罪業苦如地獄中說重罪轉薄或得人
身生盲人家生旃陀羅家生除廁擔死人種種下賤
家生若無眼若一眼若瞎眼無舌無耳無手所生之
處無佛無法無佛弟子處生何以故種破法業積集
厚故又涅槃經云若有不信是經典者現世當爲無
量痛苦之所惱害多爲衆生所見罵辱命終之後人

所輕賤顏貌醜陋資生艱難常不供足雖復少得麤
澁弊惡常處貧窮下賤誹謗正法邪見之家若臨終
時或值荒亂刀兵競起帝王暴虐怨家讎詰之所侵
逼雖有善友而不遭遇資生所須求不能得雖少得
利常爲飢渴唯爲凡下之所顧識國王大臣悉不齒
錄設復聞其有所宣說正使是理終不信受如是之
人如折翼鳥不能飛行是人亦爾於未來世不能得
至人天善處若復有人能信如是大乘經典本所受
形雖復麤陋以經功德即便端正威顏色力日更增
多常爲人天之所樂見恭敬愛戀情無捨離國王大

撰述
臣及家親屬聞其所說悉皆敬信若我聲聞弟子之中欲行第一希有事者當爲世間廣宣如是大乘經典善男子譬如霧露勢雖欲住不過日出日既出已消滅無餘善男子是諸衆生所有惡業亦復如是住世勢力不過得見大涅槃日是日既出悉能除滅一切惡業又法華經云若佛在世若滅度後其有誹謗如斯經典見有讀誦書持經者輕賤憎嫉而懷結恨此人罪報汝今復聽其入命終入阿鼻獄具足一劫劫盡更生如是展轉至無數劫從地獄出當墮畜生於無數劫如恒河沙生輒聾啞諸根不具告舍利弗

頌曰
謗斯經者若說其罪窮劫不盡

教傳三藏

慈訓八因

含情普洽

機悟玄津

威揚夏烈

溫柔晞春

枯煬日久

光潤爽神

卷卽納福

舒卽慧申

思之不已

惟益惟新

實稱慈父

巧號能仁

周孔老教

孰與陶鈞

感應緣

略引四十一驗

漢法內傳經

晉濟陰丁德慎

晉汝南周閔

晉於潛董吉

晉會稽周璠

晉會稽謝敷

晉沙門釋道安

晉沙門釋靜僧

魏沙門朱士行

魏沙門釋志湛

魏沙門五侯寺僧

魏太和中內閣官

宋沙門釋慧嚴

宋比丘尼釋智通

宋沙門釋慧慶

齊沙門釋慧寶

梁南海何規

周高祖武帝

陳揚州嚴恭

隋初揚州僧亡其名

隋沙門釋慧意

隋沙門釋法藏

隋客僧不得名

隋沙門釋智苑

唐沙門釋道積

唐釋遺俗

唐福水史呵誓

唐隆州令狐元軌

唐沙門釋曇韻

唐益州書生荀氏

唐夫人豆盧氏

唐都水使者蘇長

唐邢州司馬柳儉

唐遂州趙文信

唐蓬州縣丞劉弼

唐洛陽賈道羨

唐吳郡人陸懷素

唐河內司馬喬卿

唐平州人孫壽

唐鄭州李虔

漢法本內傳稱漢明帝遣蔡愔秦景王遵等一十八人至天竺國得摩騰法蘭等及佛經像還帝問法王出世何以化不及此騰曰天竺迦毗羅衛國者三千大千世界百億日月中心也三世諸佛皆於彼出乃至天龍人鬼有願行力皆生於彼受佛正化咸得悟道餘處群生無緣感之佛故不往也佛雖不往光相及處或五百年或一千年或千年外皆有聖人傳佛聲教而往化也時帝大悅又至漢永平十四年正月一日五岳諸山道士六百九十人朝正之次上表請與西域佛道較試優劣勅尚書令宋庠引入告曰此

月十五日大集白馬寺南門立三壇五岳八山諸道士將經三百六十九卷置於西壇二十七家諸子書二百三十五卷置於中壇奠食百神置於東壇明帝設行殿在寺門道西置佛舍利及經諸道士等以柴荻火遶壇臨經涕泣曰人主信邪玄風失緒敢延經義在壇以火取驗用辯真偽便放火燒經並成煨燼道士等相顧失色有欲昇天入地種種呪術並不能得大生愧伏太傅張衍曰卿今無一可驗宜從西域佛法剃髮爾時外道褚善信等十時不答南岳道士費叔才等自感而死佛之舍利放五色光上空如蓋

覆日映衆摩騰禪師涌身高飛神化自在于時天雨
寶華得未曾有法蘭法師爲衆說法開化未聞時司
空劉峻京師官庶後宮陰夫人五岳諸山道士呂惠
通等一千餘人並求出家帝然可之遂立十寺七寺
城外安僧二寺城內安尼後遂廣興佛法立寺轉多
迄至于今

石此

條出

漢注本內傳

晉濟陰丁承字德慎建安中爲疑陰令時北界居民
婦詣外井汲水有胡人長鼻深目左過井上從婦人
乞飲飲訖忽然不見婦則腹痛遂加轉劇啼呼有頃
卒然起坐胡語指麾邑中有數十家悉共觀視婦呼

索紙筆來欲作書得筆便作胡書橫行或如乙或如
已滿五紙投著地教人讀此書邑中無能讀者有一
小兒十餘歲婦卽指此小兒能讀小兒得書便胡語
讀之觀者驚愕不知何謂婦教小兒起舞小兒卽起
翹足以手弄相和須臾各休卽以白德慎德慎召見
婦及兒問之云當時忽忽不自覺知德慎欲驗其事
卽遣吏齋書詣許下寺以示舊胡胡大驚言佛經中
間亾失道遠憂不能得雖口誦不具足此乃本書遂
留寫之

晉周閔汝南人也晉護軍將軍家世奉法蘇峻之亂

都邑人士皆東西波遷閔家有上品一部以半幅八丈素反覆書之又有餘經數臺上品亦雜在其中既當避難單行不能得盡持去尤惜上品不知在何臺中倉卒應去不展尋搜徘徊歎咤不覺上品忽自出外閔驚喜持去周氏遂世寶之今云尚在一說云周嵩婦胡母氏有素書上品素廣五寸而上品一部盡在焉又并有舍利銀鬘貯之並緘于深篋未嘉之亂胡母將避兵南奔經及舍利自出篋外因取懷之以渡江東又嘗遇火不暇取經及屋盡火滅得之於灰燼之下儼然如故會稽王道子就嵩曾云求以供養

後嘗覓在新渚寺劉敬叔云曾親見此經字如麻大巧密分明新渚寺今天安是也此經蓋得道僧釋慧則所寫也或云嘗在簡靖寺靖首尼讀

晉董吉者於潛人也奉法三世至吉尤精進恒齋戒誦首楞嚴經村中有病輒請吉讀經所救多愈同縣何晃者亦奉法士也咸和中卒得山毒之病守困晃兄惶遽馳往請吉董何二舍相去六七十里復隔大溪五月中大雨晃兄初渡時水尚未至吉與期投中食比往而山水暴漲不復可涉吉不能泅遲迴歎息坐岸良久欲下不敢渡吉既信直必欲赴期乃惻然

發心自誓曰吾救人苦急不計軀命尅冀如來大士當照乃誠便脫衣以囊經戴置頭上逕入水中量其深淺乃應至頸及吉渡正著膝耳既得上岸失囊經甚惋恨進至晃家三禮懺悔流涕自責俛仰之間便見經囊在高座上吉悲喜取看浥浥如有濕氣開囊視經尚燥如故於是村人一時奉法吉所居西北有一山高峻中多妖魅犯害居民吉以經戒之力欲伐降之於山際四五畝地手伐林木構造小屋安設高座轉首楞嚴經百餘日中寂然無聞民害稍止後有數人至吉所語言良久吉思惟此客言者非於潛人

窮山幽絕何因而來疑是鬼神乃謂之曰諸君得無是此中鬼耶答曰是也聞君德行清肅故來相觀并請一思想必見聽吾世有此山遊居所託君既來止慮相逆冒恒懷不安今欲更作界分當殺樹爲斷吉曰僕貪此靜寂讀誦經典不相干犯方爲卿比願見祐助鬼答亦復憑君不見侵尅也言畢而去經一宿前所芟地四際之外樹皆枯死如火燒狀吉年八十七

晉周璫者會稽剡人也家世奉法璫年十六便菜食持齋諷誦成具及頃轉經正月長齋竟延僧設受人

關齋至鄉市寺請其師竺僧密及支法階竺佛密令持小品齋日轉讀至日三僧赴齋忘持小品至中食畢欲讀經方憶意甚惆悵璫家在坂怡村去寺三十里無人遣取至人定燒香訖舉家恨不得經密益踰踏有頃聞有叩門者言送小品璫愕然心喜開門見一年少著單衣帙先所不識又非人行時疑其神異便長跪受經要使前坐年少不進期夜當來聽經比道人出忽不復見香氣遍一宅中既而視之乃是密經也道俗驚喜密經先在厨中緘鑰甚謹還視其鑰儼然如故於是村中十餘家咸皆奉佛益敬愛璫璫

遂出家字曇嶷諷誦衆經至二十萬言

晉謝敷字慶緒會稽山陰人也鎮軍將軍輔之兄子也少有高操隱于東山篤信大法精勤不倦手寫首楞嚴經當在都白馬寺中寺爲災火所延什物餘經並成煨燼而此經止燒紙頭界外而已文字悉存無所毀失敷死時友人疑其得道及聞此經彌復驚異至元嘉八年河東蒲坂城中大災火火自隔河飛至不可救滅處戍民居無不蕩盡唯精舍塔寺並得不焚里中小屋有經像者亦多不燒或屋雖焚毀而於煨燼之中時得全經紙素如故一城歎異相率敬信

右此五驗
出冥祥記

東晉孝武之前恒山沙門釋道安者經石趙之亂避地于襄陽注般若道行密迹諸經析疑甄解二十餘卷恐不合理乃誓曰若所說不違理者當見瑞相乃夢見胡道人頭白眉長語安曰君所注經殊合道理我不得入泥洹住在西域當相助弘通可時時設食也後十誦律至遠公云昔和尚所夢乃是賓頭盧也於是立座飯之遂成末則

西晉蜀郡沙門靜僧生小出家以苦行致目爲蜀三賢寺主誦法華經尋常山中誦經時至每感虎來蹲

前聽部訖乃去常至諷詠輒見左右四人爲侍年雖衰老而翹勤彌勵遂終其業也

前魏廢帝甘露五年沙門朱士行者講小品經恨章句未盡以此年往西域尋求獲之彼有留難不許東返士行執經王庭曰必大法不傳當從火化便以貝葉經投火一無所損經乃放光舉國敬異便放達東夏卽放光般若經是也年八十依法火焚而屍不壞道俗異之乃具祝曰若真得道法屍應毀壞便應聲摧碎遂收而起塔焉

後魏末齊州釋志湛者住太山北人頭山邃谷中銜

草寺省事少言人鳥不亂讀誦法華人不測其素業
將終時神僧寶誌謂梁武曰北方街草寺須陀洹聖
僧今日滅度湛之亾也無惱而化兩手各舒一指有
梵僧云斯初果人也還葬山中後發看之唯舌如故
乃爲立塔表之今塔存焉鳥獸不敢陵踐汗之
後魏范陽五侯寺僧失其名誦法華爲常業初死權
殮隄下後改葬骸骨並枯唯舌不壞雍州有僧亦誦
法華隱白鹿山感一童子供給及死置屍巖下餘骸
並枯唯舌不朽矣齊武陵世并東看山人掘見土黃
白又見一物狀如雨脣其中有舌鮮紅赤色以事聞

奏帝問道俗沙門法尚曰此持法華者六根不壞也
誦滿千遍其徵驗矣乃集持法華者圍遶誦經纔始
發聲此靈脣舌一時鼓動同見毛豎以事奏聞乃石

函緘之

右六驗出梁高僧傳并雜錄記

後魏高祖太和中代京內闈官自慨形殘奏乞入山
修道恩勅許之乃齋華嚴晝夜讀禮懺悔不息一夏
不滿至六月末髭鬚生得丈夫相以狀奏聞帝大敬
重之於是國中普敬華嚴厚尊恒日

見侯君素旌異記述

宋釋慧嚴京師東安寺僧也理思該暢見器道俗嘗
嫌大涅槃經文字繁多遂加刊削就成數卷寫兩三

撰述
法苑珠林卷二十六
通以示同好因寢寤之際忽見一人身長二丈餘形
氣偉壯謂之曰涅槃尊經衆藏之宗何得以君瓊思
輕加斟酌嚴悵然不釋猶以發意苟覓多知明夕將
卧復見昨人甚有怒色謂曰過而知改是謂非過昨
故相告猶不已乎此經旣無行理且君禍亦將及嚴
驚覺失措未及申旦便馳信求還悉燒除之塵外精
舍釋道儼具所諳聞也

宋尼釋智通京師簡靜尼也年貌姝少信道不篤元
嘉九年師死罷道嫁爲魏郡梁羣甫妻生一男年大
七歲家甚貧無以爲衣通爲尼時有數卷素無量壽

法華等經悉練擣之以衣其兒居一年而得病恍惚
驚悸竟體剝爛狀如火瘡有細白蟲日去升餘燥痛
煩毒晝夜號叫常聞空中語云壞經爲衣得此劇報

旬餘而死

右二驗出
冥祥記也

宋廬山有釋慧慶廣陵人出家止廬山寺學通經律
清潔有戒行誦法華經十地思益維摩每夜吟諷常
聞暗中有彈指讚歎之聲嘗於小雷遇風波船將覆
沒慶唯誦經不輟覺船在浪中如有人牽之倏忽至
岸於是篤勵彌勤宋元嘉末卒春秋六十二
齊太原釋慧寶氏族未詳誦經得二百卷德優先達

時共知聞以齊武平三年從并向鄴行達艾州失道尋逕入山暮宿巖下室似人居迥無所見寶端坐室前上觀松樹見有橫枝懸磬去地丈餘夜至二更有人身服草衣從外而至口云此中何爲有俗氣寶卽具述設敬與共言議問寶云卽今何姓統國答曰姓高氏號齊國寶問曰尊師山居早晚曰吾後漢時來長老得何經業寶恃已誦博頗以自矜山僧曰修道者未應如此欲聞何經爲誦之寶曰樂聞華嚴僧卽少時誦之便度聲韻諧暢非世所聞更令誦餘經率皆如此寶驚歎曰何因大部經文倏然卽度報曰汝

是有作心我是無作心夫忘懷於萬物者彼我自得矣寶知爲異神也求哀乞住山僧曰國中利養召汝何能自安且汝情累未遣住亦無補至曉捨去寶返尋行跡不知去處寶自躬責爲人後達鄴敘之

右二驗出

梁高僧傳

梁有廣州南海郡人何規以歲次協洽月呂黃鍾天監十四年十月二十三日採藥於豫章胡翼山幸非放子逐臣乃類尋仙招隱登峯十所里屑若有來將循曲陌先限清澗或如止水乍有潔流方從揭厲且就褰攬未濟之間忽不自覺見澗之西隅有一長者

語規勿渡規於時卽留其人面色正青徒跣捨屨年
可八九十面已皺歛鬚長五六寸髭半於鬢耳過於
眉眉皆下被眉之長毛長二三寸隨風相靡唇色甚
赤語響而清手爪正黃指毛亦長二三寸著布帔下
赭有泥洹僧手提書一卷遙投與規規卽奉持望禮
三拜語規可以此經與建安王兼言王之姓字此經
若至宜作三七日慶齋若不曉齋法可問下林寺副
公副法師者戒行精苦恬憺無爲遺嗜欲等豪賤蔬
藿自充禪寂無怠此長者言畢便去行十餘步間忽
然不覩規開示卷內題名爲慧印三昧經經旨以至

極法身無相爲體理出百非義逾名相寂同法相妙
等真如言其慧照此理有若全印心冥凝寂故以三

昧爲名

見梁朝僧祐律師弘明集錄也

周祖滅法經籍從灰以後年中忽見空中如菌大者
有五六飛上空中極目不見全爲一段隨風飄飄上
下朝宰立望不測是何久乃翻下墮上土墻視乃是
大品經之十三卷

陳揚州嚴恭者本是泉州人家富於財而無兄弟父
母愛慕言無所違陳太建初恭年弱冠請於父母願
得五萬錢往揚州市易父母從之恭船載物而下去

揚州數十里江中逢一船載龜將詣市賣之恭念龜當死因請贖之謂龜主曰我正有五萬錢願以贖之龜主喜取錢付龜而去恭盡以龜放江中而空船詣揚州其龜主別恭行十餘里船沒而死是日恭父母在家昏時有烏衣客五十人請門寄宿并送錢五萬付恭父母曰公兒揚州附此錢歸願依數受也父怪愕恭死因審之客曰兒無恙但不須錢故附歸耳恭父受之記是本錢而皆小濕留客爲設食客止明日辭去後月餘日恭還家父母大喜既止而問附錢所由恭答無之父母說客形狀及付錢月日乃贖龜之

曰於是知五十客皆所贖龜也父子驚歎因其往揚州起精舍專寫法華經遂徙家向揚州其家轉富大起房廊爲寫經室莊嚴清淨供給豐厚書生常數十人揚州道俗共相崇敬號爲嚴法華嘗有親知從貸經錢一萬恭不獲已與貸者受錢以船載歸中路船傾所貸之錢落水而船没人不被溺是日恭入錢庫見一萬錢濕如新出水恭甚怪之後見前貸錢人乃知濕是所貸者又有商人至宮亭湖於神廟所祭酒食并上物其夜夢神送物還之謂曰倩君爲我持此錢奉嚴法華以供經用且而所上神物皆在其前於

是商人歎異送達恭處而倍加厚施其後恭至市買經紙少錢忽見一人持錢三千授恭曰助君買紙言畢不見而錢在其怪異如此非一開皇末恭死子孫傳其業隋季盜賊至江都皆相與約勿入嚴法華里里人賴之獲全其家至今寫經不已州邑共見京師人士並悉知委

右一驗也
冥報記也

隋開皇初有揚州僧忘其本名誦通涅槃自矜為業歧州東山下村中沙彌誦觀世音經二俱暴死心下俱暖同至閻羅王所乃處沙彌金高座甚恭敬之處涅槃僧銀高座敬心不重事訖勘問二俱餘壽皆放

還彼涅槃僧情大恨恨恃所誦多問沙彌住處於是兩辭各蘇所在彼從南來至歧州訪得具問所由沙彌言幼誦觀音別衣別所燒香呪願然後乃誦斯法不怠更無他術彼謝曰吾罪深矣所誦涅槃威儀不整身口不淨救忘而已古人遺言多惡不如少善於今取驗悔往而返

隋襄州景空寺釋慧意俗姓李臨原人南投於梁興仙城山慧命同師尋討心要專習定業後住景空於聰師舊堂綜業常住不事燈燭晝夜常明有鄉人不信乃請別院百日行道每夜潛往伺之舉家同見禪

室大明鄉人信伏率歸受戒開皇初卒預知其終端
坐而化又襄陽開皇有法求禪師欲終七日七夜聞
音樂異香滿寺因而坐終送向繖蓋山上露坐有同
寺全律師臨屍曰願留神明待至七日滿至期全亾
送屍末側末屍颯然摧變又有岑闍黎姓楊臨原人
於寺西繖蓋山泉側造誦經堂每誦金光明經感得
四天王來聽後讀藏經皆悉不忘計誦三千餘卷服
布乞食鉢中之餘飼房內鼠百餘頭皆馴遶爭來就
人鼠有病者岑師以手摩捋並皆愈之與同衆沙門
智曉交顧招集禪徒自行化俗供給定學自知終日

急喚汰禪師付囑上佛殿禮辭遍寺衆僧咸乞歡喜
於禪居寺大齋日將散謂汰曰往兜率天聽般若去
汰曰第但前去我後七日卽來其夜三更坐亾至四
更識神遍學寺寺相去十里至汰禪師牀前其明如
晝云曉欲遠逝故來相別不得久住汰送出三重門
外別訖來入房中踞牀忽然還暗呼弟子問云聞師
與人語聲火通照三門並閉方悟曉之神力出入無
間卽遣往問果云已逝汰後七日無何坐終其髑髏
全成無縫故知凡聖同居事不可別

右二出唐
高僧傳記

隋鄜州寶室寺沙門法藏戒行精淳爲性質直至隋

開皇十三年於洛交縣韋川城造寺一所佛殿精妙僧房華麗靈像旛華並皆修滿至大業五年奉勅融併寺塔送州大寺有破壞者藏師並更修補造堂安置兼造一切經已寫八百卷恐本州無好手紙筆故就京城舊月愛寺寫至武德二年閏二月內身患二十餘日乃見一人身著青衣好服在高閣上手把經卷告法藏云你立身已來雖大造功德悉皆精妙唯有少分互用三寶物得罪無量我今把者卽是金剛般若汝能自造一卷令汝所用三寶之物得罪悉滅藏師于時應聲卽答言造藏師雖寫餘經未寫金剛

般若但願病瘥不敢違命既能覺悟弟子更無餘物唯有三衣瓶鉢偏袒祇支等皆悉捨付大德及諸弟子並造般若得一百卷未經三五日臨欲捨命具見阿彌陀佛來迎由經威力得生西方不入三塗隋大業中有客僧行至太山廟來寄宿廟令曰此別無舍唯神廟廡下可宿然而比來寄宿者輒死僧曰無苦也不得已從之爲設牀於廡下僧至夜端坐誦經可一更聞屋中環珮聲須臾神出爲僧禮拜僧曰聞比宿者多死豈檀越害之耶願見護之神曰遇死者將至聞弟子聲因自懼死非煞之也願師無慮僧

因延坐談說如食頃問聞世人傳說云太山治鬼寧有之耶神曰弟子薄福有之豈欲見先亾乎僧曰有兩同學僧先死願見之神問名曰一人已生人間一人在獄罪重不可喚來若師就見可也僧聞甚悅因起出不遠而至一所多見廟獄火燒光焰甚盛神將僧入一院遙見一人在火中號呼不能言形變不復可識而血肉焦臭令人傷心此是也師不欲歷觀耶僧愁愍求出俄而至廟又與神坐因問欲救同學有得理耶神曰可得能爲寫法華經者便免旣而將曙神辭僧入堂旦而廟令視其僧不死怪異之僧因爲

說仍卽爲寫法華經一部經旣成莊嚴畢又將經就廟宿其夜神出如初歡喜禮拜慰問來意以事告之神曰弟子知之師爲寫經始書題目彼已脫免今又出生在人亦然此處不潔不可安經願師還將送向寺言說久之將曉辭訣而去送經於寺杭州別駕張德言前任兗州具知其事

隋幽州沙門釋智苑精練有學識隋大業中發心造石一切經藏以備法滅旣而於幽州北山鑿巖爲石室卽磨四壁而以寫經又取方石別更磨寫藏諸室內每一室滿卽以石塞門用鐵錮之時隋煬帝幸涿

郡內史侍郎蕭瑀皇后弟也性篤信佛法以其事白
后后施絹千匹及餘錢物以助成之瑀施絹五百匹
朝野聞之爭共捨施故苑得遂功苑常以役匠既多
道俗奔臻欲於巖前造木佛堂并食堂寢室而念木
瓦難辦恐繁費經物故未能起作一夜暴雨雷電震
山明日既晴乃見山下有大木松栢數千萬爲水所
漂流積道次山東少林木松栢尤希道俗驚駭不知
來處推尋蹤跡遠自西山崩崖倒漂送來此於是遠
近歎伏自非福力孰感神助苑乃使匠擇取其木餘
皆分與邑里邑里喜愧而助造堂宇須之畢成如其

志焉苑所造石經已滿七室至唐貞觀十三年卒弟
子猶繼其功殿中丞相李玄奘大理丞朱宣明等皆
爲臨說之臨至十九年從駕幽州親問鄉人皆同不

虛

右三驗出
冥報記

唐釋道積至貞觀初住益州福感寺誦通涅槃淨衣
澡浴自爲恒式慈愛兼濟固其深心終于五月炎氣
鬱熱而屍不腐臭百有餘日跏坐如初道俗莫不喜
賞

唐釋遺俗者不測所住遊行醴泉山原誦法華爲業
乃數千遍至貞觀年因疾將終告友人慧廓禪師曰

比雖誦經意望有驗若生善道舌根不朽可爲埋之十年發出若舌朽滅知誦無功若舌如初爲起一塔生俗信敬言訖而終至十一年依言發之身肉都盡唯舌不朽一縣士女皆共戴仰乃函盛舌而起塔於甘谷岸上

唐郊南福水之陰有史村史呵誓者誦法華經名充令史往還步涉生不乘騎以依經云哀愍一切故也病終本邑香氣充村道俗驚怪而莫測其緣終後十年其妻又殞乃發塚合葬見其舌根如本生肉乃收葬斯表衆矣

唐貞觀五年有隆州巴西縣令狐元軌者信敬佛法欲寫法華金剛般若涅槃等無由自檢憑彼土抗禪師檢校抗乃爲在寺如法潔淨寫了下袞還歧州莊所經留在莊并老子五千文同在一處忽爲外火延燒堂宇是草覆一時灰蕩軌于時任憑翊縣令家人相命撥灰覓金銅軸旣撥灰開其內諸經宛然如故黃色不改唯箱袞成灰又覓老子便從火化于時聞見之者鄉村遠近莫不嗟異其金剛般若經一卷題字焦黑訪聞所由乃初題經時有州官能書其人雜食行急不獲潔淨直爾立題便去由是色焦其人現

在瑞經亦存京師西明寺主神察目驗說之

唐釋曇韻禪師定州人遊至隰州行年七十隋末喪亂隱于離石北千山常誦法華經欲寫其經無人同志如此積年忽有書生無何而至云所欲潔淨寫經並能爲之於卽清旦食訖入浴著淨衣受八戒入淨室口含檀香燒香懸旛寂然抄寫至暮方出明又如先曾不告倦及經寫了如法奉觀相送出門斯須不見乃至裝潢一如正法及至誠受持讀誦七重裹結一重一度香水洗手初無暫廢後遭胡賊乃箱盛其經置高巖上經年賊靜方尋不見周憶窮覓乃於巖

下獲之箱篋糜爛撥朽見經如舊鮮好

京師西明寺道宣律師以

貞觀十一年曾至彼中目覩說之也

唐益州西南新繁縣西四十里許有王李村隋時有書生姓荀氏在此教學大工書而不顯迹人欲其書終不肯出乃毆之亦不出遂以筆於前村東空中四面書金剛般若經數日便了云此經擬諸天讀之人初不覺其神也後忽雷雨大澍牧牛小兒於書經處住而不澆濕其地乾燥可有丈許自外流潦及晴村人怪之爾後每雨小兒常集其中衣服不濕至武德年有非常僧語村人曰此地空中有金剛般若經村

人莫汗諸天於上設蓋覆之不可輕賤因此四周欄
楯不許人畜往至今雨時其地仍乾每至齋日村人
四遠就處設供常聞天樂聲振哀宛繁會盈耳

右六
驗上

三寶感
通記

唐竇家大陳公夫人豆盧氏芮公寬之姊也夫人信
福每誦金剛般若經末盡卷一紙許久而不徹後一
日昏時苦頭痛四體不安夜卧逾甚夫人自念儻死
遂不得終經欲起誦之而堂燭已滅夫人因起令婢
焚燈須臾婢還厨中無火夫人開門於家人坊取之
又無火夫人深益歎恨忽見厨中有燄火燭上階來

入堂內直至牀前去地三尺許而無人執光明若晝
夫人驚喜頭痛亦愈取經誦之有頃家人鑽燧得火
燄燭入堂燭光即滅便以此夜誦竟之自此日誦五
遍以爲常法後芮公將死夫人往視公謂夫人曰五
姊以誦經之福當壽百歲生好處也夫人至年八十
方卒於宅

唐武德中以都水使者蘇長爲巴州刺史長將家口
赴任渡嘉陵江中流風起船沒男女六十餘人一時
溺死唯有一妾常讀法華經船中水入妾頭戴經函
誓與俱溺妾獨不沉隨波泛濫頃之著岸遂經函而

出開視其經了無濕汗今尚存在揚州嫁爲人婦而
逾舊篤信

唐邢州司馬柳儉隋大業十年任歧州歧陽宮監至
義寧元年爲李密來枉被牽引在大理寺禁儉常誦
金剛般若經下有兩紙未遍于時不覺眠睡夢見一
婆羅門僧報云檀越宜早誦經遍卽應得出儉時忽
寤勤誦不懈便經二日至日午時忽有勅喚令儉釋
禁將向朝堂奉勅放免又儉別時夜靜房外誦經至
於三更忽然聞有異香儉尋香及問家人處處求香
來處不得然常誦念晝夜無廢至於終日計五千餘

遍

唐遂州人趙文信至貞觀元年暴死三日後還得穌
卽自說云初死之日被人遮擁驅逐將行同伴十人
並共相隨至閻羅王所其中見有一僧王先喚師問
云師一生已來修何功德師答云貧道從生已來唯
誦金剛般若王聞此語忽卽驚起合掌讚言善哉善
哉師審誦般若當得昇天出世何因錯來至此王言
未訖忽有天衣來下引師上天去王後喚遂州人前
汝從生已來修何功德其人報王言臣一生已來不
修佛經唯好庾信文章集錄王言其庾信者是大罪

人現此受苦汝見庾信頗曾識不其人報云雖讀渠文章然不識其人王卽遣人引出庾信令示其人乃見一龜身一頭多龜去少時現一人來口云我是庾信爲生時好作文章妄引佛經雜糅俗書誹謗佛法謂言不及孔老之教今受罪報龜身苦也此人活已具向親說遂州之地人多好獵採捕蟲魚遠近聞見者共相鑒誡永斷煞業各發誠心受持般若迄今不絕

唐貞觀元年蓬州儀龍縣丞劉弼前任江南縣尉時忽有一鳥於弼房前樹上鳴土人云是惡鳥不祥之

聲家逢此鳥煞主不疑劉弼聞懼思念欲修功德禳之不知何福爲勝夜夢一僧偏讚金剛般若經令讀誦百遍依命卽讀滿至百遍忽有大風從東北而來拔此鳥樹隔舍遙擲巷裏其拔處坑縱廣一丈五尺過後看其風來處小枝大草並隨風迴靡風止還起如故故知經力不可思議

唐洛陽賈道羨博識多聞尤好內典貞觀五年爲青州司戶叅軍事爲公館隘窄無處置經乃以繩繫書案兩脚仰懸屋上置內經六十卷坐卧其下習讀忘倦日久繩爛一頭遂絕案仍儼然不落亦不傾動如

此良久人始接取道羨子爲隰州司戶說之云爾

唐吳郡陸懷素家貞觀二十年失火屋宇總焚爰及

精廬並從煙滅有一函金剛般若波羅蜜經獨存經

函及標軸並盡唯有經字竟不被燒爾時人聞者莫

不驚歎懷素即高陽許仁則前妻之兄仁則當時目

覩於後具自言之

右七驗出
真報記也

唐前大理司直河內司馬喬卿天性純謹有志行到

永徽中爲揚州戶曹丁母憂居喪毀瘠刺心上血寫

金剛般若經一卷未幾於廬上生芝草二莖經九日

長尺有八寸綠莖朱蓋日瀝汁一升傍人食之味甘

如蜜去而復生如此數四喬卿同僚數人並向餘令
陳說天下士人多共知之

顯慶中平州有人姓孫名壽於海濱遊獵見野火焰

熾草木蕩盡唯有一叢茂草獨不焚燎疑此草中有

獸遂以火烧之竟不能著壽甚怪之遂入草間尋覓

乃見一函金剛般若經其傍又見一死僧顏色不變

火不延燎蓋由此也信知經像非凡所測孫壽親自

說之

唐隴西李虔觀今居鄭州至顯慶五年丁父憂乃刺

血寫金剛般若經及般若心經各一卷隨願往生經

一卷出外將入卽一浴身後忽聞院中有異香非常
郁然隣側並就觀之無不稱歎中山郎餘令曾過鄭
州見彼親友具陳說之

唐曹州濟陰縣西二十里村中有精舍至龍朔二年
冬十月野火暴起非常熾盛及至精舍踰越而過焉
比僧房草舍焚燎總盡唯金剛般若經一卷儼然如

舊曹州叅軍說之右四驗出冥報拾遺

法死珠林卷第二十六

校謄

第三紙四行末北藏作而

音釋

悖於禽切人名緒象呂切統系也煨燼煨烏魁切燼徐乃劇竭切

甚也切增也篋乞協切箱屬泅慈秋切秋切瑠瑠郎切瑠馱切坂甫版切愕逆各切

遠貌切驚也鑰關切輻于求切殮殮力驗切閹王宮切宦人

擣都皓切龜大龜切錮塞之切鑄鑄也瑠瑠切隰席入切

名如又切糲糲也

常熟居士嚴澍施贊刻此
法苑珠林第二十六卷
吳江此丘明覺對
寧唐士登書
溧水陶學恭刻
萬曆辛卯秋清涼山妙德庵識

法苑珠林卷第二十七

唐上都西明寺沙門釋道世玄暉撰

敬僧篇第八

述意部

夫論僧寶者謂禁戒守真威儀出俗圖方外以發心
棄世間而立法官榮無以動其意親屬莫能累其想
弘道以報四恩育德以資三有高越人天重逾金玉
稱爲僧也是知僧寶利益不可稱紀故經曰縱有持
戒破戒若長若幼皆須深敬不得輕慢若違斯旨交
獲重罪若待太公爲卿相則千載無太公要得羅什

爲師訓則萬代無羅什何得見一僧行過上累佛宗
見一人戒虧便輕上法止可以道廢人以人不弘道
也不可以人廢道以道是人師也故釋迦佛等是真
佛寶金口所說理行教果是真法寶得果沙門是真
僧寶致令一瞻一禮萬累冰消一讚一稱千災霧卷
自惟薄福不逢正化賴蒙遺迹幸承餘蔭金檀銅素
漆紵丹青圖像聖容名爲佛寶紙絹竹帛書寫玄言
名爲法寶剃髮染衣執持應器名爲僧寶此之三
種體相雖假用表真容敬之永絕長流憊之常招苦報
如木非親母禮則響逸千齡凡非聖僧敬則光逾萬

代是知斯風已扇遐邇共遵冥資含識神功罔測儻
有所虧獲罪彌大旣許出家理宜革俗如宋朝無識
初信邪惑駭動物情道俗驚怪後悟鍾豐還申禮敬
宋室則荆蠻齷齪江漢崎嶇詎得反比大國金輪聖
御且如禮云介者不拜爲失豈同去俗之人身被忍
鎧屈節白衣理所不可三寶旣同義須齊敬不可偏
遵佛法頓棄僧尼故法不自弘弘之在人人能弘道
故須齊敬也

引證部

如梵網經云出家人法不合禮拜國王父母六親亦

不敬事鬼神又涅槃經云出家人不禮敬在家人又四分律云佛令諸比丘長幼相次禮拜不應禮拜一切白衣又佛本行經云輸頭檀王與諸眷屬百官次第禮佛已佛言王今可禮優波離比丘等諸比丘王聞佛教即從座起頂禮五百比丘新出家者次第而禮又薩遮尼乾經云若謗聲聞辟支佛法及大乘法毀咎留難者犯根本罪

今僧依大小乘經不拜君親是奉佛教今乃令禮交違佛

教使拜跪俗人即不信佛語故犯根本罪又順正理論云諸天神眾不敢希求受五戒者禮如國君主亦不求比丘禮拜以懼損功德及壽命故又涅槃經云佛告迦葉若有建立

護持正法如是之人應從啟請當捨身命而供養之如我於是大乘經說有知法者若老若少故應供養恭敬禮拜猶如事火婆羅門等有知法者若老若少故應供養恭敬禮拜亦如諸天奉事帝釋迦葉白佛言若有長宿護持禁戒從年少邊諮受未聞云何是人當禮敬不若當禮敬是則不名為持戒也若是年少護持禁戒從諸宿舊破戒人邊諮受未聞復應禮不若出家人從在家人諮受未聞復應禮不然出家人不應禮敬在家人也然佛法中年少幼小應當恭敬者舊長宿以是長宿先受具戒成就威儀是故應

當供養恭敬又中阿含經云云何知人勝如諸比丘知有二種人有信有不信若信者勝不信者爲不如也謂信人復有二種有數往見比丘有不數往見比丘若數往見比丘者勝不數往見比丘者爲不如也謂數往見比丘人復有二種有禮敬比丘有不禮敬比丘若禮敬比丘者勝不禮敬比丘者爲不如也謂禮敬比丘人復有二種有問經有不問經若問經者勝不問經者爲不如也又舊禰譬喻經云昔有國王出遊每見沙門輒下車禮道人言大王止不得下車王言我上不下所以言上不下者今我爲道人作禮

壽終已後當生天上是故言我不下也又善見律云輸頭檀那王禮佛已白佛言我今三度禮如來足一佛初生時阿夷相曰若在家者應作轉輪聖王若出家學道必得成佛是時地爲震動我見神力卽爲作禮第二我出遊戲看耕田人菩薩在閻浮樹下日時已晡樹影停住不移覆菩薩身我見神力卽爲作禮第三今迎佛至國佛昇虛空作十八變如伏外道神力無異卽爲作禮又中阿含經云爾時世尊告諸比丘過去世時釋提桓因欲入園觀時勅御者令嚴駕千馬之車嚴駕以竟唯王知時時天帝釋卽下常勝

殿東向合掌禮佛爾時御者見則心驚毛豎馬鞭落地帝釋見已即說偈言

鬼汝何憂怖 馬鞭落於地

御者說偈白帝釋言

見王天帝釋 為舍脂之夫 所以生恐怖

馬鞭落地者 常見天帝釋 一切諸大地

人天大小王 及四護世主 三十三天眾

悉皆恭敬禮 何處更有尊 尊於帝釋者

而今正東向 合掌修敬禮

爾時帝釋說偈答言

我實於一切 世間大小王 及四護世王

三十三天眾 最為其尊主 故悉來恭敬

而復有世間 隨順等正覺 名號滿大師

故我稽首禮

御者復白言

是必世間勝 故使天王釋 恭敬而合掌

東向稽首禮 我今亦當禮 天王所禮者

佛告諸比丘彼天帝釋為自在王尚恭敬佛汝等比丘

出家學道亦應如是恭敬於佛彼天帝釋舍脂之

夫敬禮法僧亦復讚歎禮法僧者汝等已能正信出

家學道亦當如是敬禮法僧當復讚歎禮法僧者爾
時帝釋從常勝殿來下周向諸方合掌恭敬時御者
見天帝從殿來下住於中庭周向諸方合掌恭敬見
已驚怖馬鞭復落地而說偈言

何故憍尸迦 故重於非家 為我說其義

飢渴願欲聞

時天帝釋說偈答言

我正恭敬彼 能出非家者 自在遊諸方
不計其行止 城邑國土色 不能累其心
不畜資生具 一往無欲定 往則無所求

唯無為為樂 言則定善言 不言則寂定

諸天阿脩羅 各各共相違 人間自共諍

相違亦如是 唯有出家者 於諸諍無諍

於一切眾生 放捨於刀杖 於財離財色

不醉亦不荒 遠離一切惡 是故敬禮彼

是時御者復說偈言

天王之所敬 是必世間勝 故我從今日

當禮出家人

又普達王經云時有夫延國王號名普達典領諸國
四方貢獻王身奉佛法未嘗偏枉常有慈心愍傷愚

民不知三尊每常齋戒輒登高觀燒香還頭著地稽首爲禮國中臣民怪王如此自共議言王處萬民之尊遠近敬伏發言人從有何情欲毀辱威儀頭面著地羣臣數數共議欲諫不敢王勅臣下使嚴駕當行王卽與吏民數千人始出宮未遠忽見一道人王便下車却蓋住其羣從頭面著地爲道人作禮尋從而還施設飲食遂不成行羣臣於是乃諫言大王至尊何宜於道路爲此乞匄道人頭面著地天下尊貴唯有頭面加爲國主不與他同王便勅臣下令求死人頭及牛馬猪羊頭臣下卽遍行求索歷日乃得還白

王言前被敎求死人頭及六畜頭今悉已得王言於市賣之臣下卽使人賣之牛馬猪羊頭等皆售但人頭未售王言賤貴賣之輒使其售如其不售便以匄人如是歷日賣旣不售匄人又不取者頭皆腫脹臭處不可近之王便大怒語臣下言卿曹前諫言人頭最貴不可毀辱頭面著地禮道人今使賣六畜頭皆售人頭何故匄人無取者王卽勅臣下嚴駕當出到城外曠野澤中王有所問羣臣人民莫不振悚王卽告羣臣言卿寧識吾先君時有小兒常執持蓋者不臣下對曰實識有之王言今此小兒何所在對曰亾

已久遠乃歷十七年王言此兒爲人善惡何如對言
臣等常覩其承事先王齋戒恭肅誠信自守非法不
言王告諸臣今若見此兒在時所著衣服寧識之不
諸臣對曰雖自久遠臣故識之王顧使從急還內藏
取前亾兒衣來須臾衣至王曰此是不對曰實是其
衣王曰今儻見兒身爲識之不臣下皆默然良久曰
臣自弊闇卒覩不別王始欲說本前見道人來到王
所王大歡喜起頭面著地爲道人作禮臣下莫不歡
喜道人就座王叉手具白前緣今故嚴出欲示本末
願爲此國臣民開導愚癡令知真法道人卽爲臣下

說王本變欲知王者本是先王持蓋小兒常隨先王
齋戒一日不犯其後過世魂神還生爲王作子令致
尊貴皆由宿行臣下大小莫不僉然曰吾等幸遇得
覩道人願遂哀愍乞爲弟子道人告言我師號曰佛
身具足相好獨步三界教授不虛佛今去此乃六千
里須臾語頃道人飛到舍衛國具以啓佛彼國人民
甚可愍傷今皆誠心願欲見佛唯垂大慈開示真道
佛便許可明日到夫延國佛爲王及臣民等說法云
欲知普達王及道人本末不阿難言願聞其事佛言
乃昔摩訶文佛時王爲大姓家子其父供養三尊父

命子傳香時有一侍使意中輕之不與其香罪福響應故獲其殃雖暫爲驅使奉法不妄今得爲王道人本是侍使時不得香人雖不得香其意無恨卽立誓言若我得道當度此人福願果合今來度王弁及人民王聞佛說其本末意解卽得須陀洹國中人民聞經皆受五戒十善以爲常法又阿育王經云昔阿恕伽王見一七歲沙彌將至屏處而爲作禮語沙彌言莫向人道我禮汝時沙彌前有一澡瓶沙彌卽入其中從澡瓶中復還來出而語言王慎莫向人道沙彌入澡瓶中復還來出王卽語沙彌言我當現向人說

不復得隱是以諸經皆云沙彌雖小亦不可輕王子雖小亦不可輕龍子雖小亦不可輕沙彌雖小能度人王子雖小能煞人龍子雖小能興雲由興雲故致雷雨電霹靂感其所小而不可輕也又付法藏經云昔佛涅槃一百年後有阿育王信敬三寶常作般遮于瑟大會王至會日香湯洗浴著新淨衣上高樓上四方頂禮遙請衆僧聖衆飛來凡二十萬王之信心深遠難量見諸沙門若長若幼若凡若聖皆迎問訊恭敬禮拜時有一臣名曰夜奢邪見熾盛無信敬心見王禮拜而作是言王甚無智自屈貴德禮拜童幼

王聞是已便勅諸臣各遣推覓自死百獸人仰一頭
唯使夜奢獨求人首得已各勅詣市賣之餘頭悉售
夜奢人頭見者惡賤都無買者數日欲臭衆人見已
咸共罵辱而語之言汝今非是旃陀羅人夜叉羅刹
云何乃捉死人頭賣夜奢爾時被罵辱已來詣王所
而白王言臣賣人頭反被罵辱尚無欲見況有買者
王復語言若無買者但當虛與夜奢奉教重齋入市
唱告衆人無錢買者今當虛與市人聞已重加罵辱
無肯取者夜奢慚愧還至王所合掌白王此頭難售
虛與不取反被罵辱況有買者王問夜奢何物最貴

夜奢答王人最爲貴王言若貴何故不售夜奢答王
人生雖貴死則卑賤王問夜奢吾頭若死同此賤不
夜奢惶懼怖不敢對王卽語言施汝無畏汝當實答
夜奢惶怖俛仰答王王頭若死亦同此賤王語夜奢
吾頭若死同此賤者汝何怪我禮敬衆僧卿若是吾
真善知識宜應勸我以危脆頭易堅固頭如何今日
止吾禮拜夜奢爾時聞王此語方自悔責改邪從正
歸敬三寶以是因緣衆生聞者若見王寶應當至心
恭敬禮拜又四分律云賓頭盧羅漢本是優填王臣
由精勤苦行王放出家得阿羅漢果王後每出城叅

禮寺去城二十里諸佞臣見賓頭盧不起迎王惡心
 諫王王於後取佞臣諫危欲煞之賓頭盧見王後來
 入門便下牀七步迎之王怒曰大德由來難動今避
 席迎何耶答曰王前有好心來故不起迎今懷惡心
 來若不起迎必當見煞王歎曰善哉弟子愚戇妄受
 佞言不識凡聖王請悔過雖免地獄然賓頭盧記王
 由僧起迎故却後七日必失王位恰如依記被他鄰
 國興兵來捉經十二年鎖脚囚禁白外云云
 述曰以是義故特須敬慎不得自高恐損來報比見
 俗人微受官位不生信心妄起高慢訶罵僧尼種種

毀辱或立廳前身處高牀遣人拖牽非理耻撻敗善
 增惡無過此等雖犯王法亦須以理外法雖行內須
 省愧道俗同凡居住三界未得入聖已來誰之無過
 然出家之人雖內無實行交現剃髮身被法服觀相
 生善見者生恭破戒僧尼亦能昇座種種說法利益
 群生前人聞見修持六度展轉相化因修善行未來
 生處近得人天遠成聖果得此聖已復更展轉利益
 無窮譬如一燈爇百千燈明終不盡量此無盡之法
 皆由前破戒僧尼說法化功得斯大利既有此益各
 須自慎縱欺得百千萬出家之人未能現獲一毫之

益唯加惡名流布四海未來生處歷劫受殃故經曰一念之惡能開五不善門如後述之也又雜寶藏經云月氏國王名旃檀罽尼吒聞罽賓國尊者阿羅漢字祇夜多有大名稱思欲相見卽與諸臣往造彼國於其中路心竊生念言我今爲王王於天下一切人民靡不敬伏自非有德何能任我供養作是念已遂便前進彼國有人告尊者言月氏王與諸群臣從遠來相見唯願尊者整衣服共相待接時尊者答言我聞佛語出家之人道尊俗表唯德是務豈以服飾出迎接乎遂便靜默端坐不出於是月氏王至其住處

見尊者祇夜多覩其威德倍生敬信卽前稽首却住一面時尊者欲唾月氏國王不覺前進授唾噐時尊者卽語王言貧道今者未堪爲王作福田也胡爲躬自枉屈神駕時月氏王深生慚愧我向者已知王心自非神德何能爾也卽便爲王略說教法言王來時道好去如來時王聞教已卽便還國至其中路羣臣怨言我等遠從大王往至彼國竟無所聞然空還國時王報言向尊者爲我說法來時道好去如來時卿等不解此耶以我往昔持戒布施修造功德以植王種今享斯位復修積善當來之世必重受福故誠我

言王來時道好去如來時羣臣聞已稽首謝言臣等
 下愚竊生妄解大王神德妙契玄旨積德所種故享
 斯位羣臣歡喜言已而退又十誦律云爾時世尊說
 本生因緣語諸比丘過去世時近雪山下有三禽獸
 共住一鷄鳥二獼猴三象是三禽獸初互相輕慢無
 恭敬行同作是念我等何為不相恭敬若前生者應
 供養尊重教化我等爾時鷄鳥獼猴問象言汝念過
 去憶何事時是處有大葦茱樹象言我小時行此樹
 在我腹下過象鷄問獼猴言汝憶何事答言我憶小
 時坐地捉此樹頭按令倒地象語獼猴汝年大我我

當敬汝為我說法象獼猴問鷄鳥言汝憶何事答言
 彼有大葦茱樹我噉其子於此大便乃生斯樹長大
 如是是是我所憶獼猴語鷄汝年大我我當供養汝汝
 當為我說法爾時象恭敬獼猴從聽受法為餘象說
 獼猴恭敬鷄鳥從聽受法為餘獼猴說法鷄鳥為餘
 鷄鳥說法依四分律鳥騎猴象上處處遊行教化說法此三禽獸先喜
 煞盜姪妄語後相誠止即捨此過命終皆生天上爾
 時世人見獸廣行善法不侵人穀各自相誠云畜生
 尚能恭敬何況我等爾時世人皆相恭敬奉行五戒
 命終之後皆得生天佛語比丘爾時鷄者則我身是

彌猴者舍利弗是象者目連是佛言畜生無知尚相恭敬自利利他何況汝等以信出家不相尊敬爾時世尊即說偈言

若人不敬佛 及佛弟子眾 現世人訶罵

後世墮惡道 若人知敬佛 及佛弟子眾

現世人讚歎 後世生天上

佛種種因緣讚歎恭敬法已語諸比丘從今先受大戒乃至大須臾時是人應先坐先受水先受飲食

敬益部

如寶性論云三寶有六義故須敬也一者希有義如

世寶物貧窮之人所不能得三寶如是薄福眾生百千萬世不能值遇故名爲寶二者離垢義如世真寶體無瑕穢三寶如是絕離諸漏故名爲寶三者勢力義如世珍寶除貧去毒有大勢力三寶如是具不思議六神通力故說爲寶四者莊嚴義如世珍寶能嚴身首令身姝好三寶如是能嚴行人清淨身故故說爲寶五者最勝義如世珍寶譬諸物中勝三寶如是一切世中最爲殊勝故名爲寶六者不改義如世真金燒打磨鍊不能變改三寶如是不爲世間八法所改故名爲寶又具六意故須敬也一佛能誨示法是

良藥僧能傳通皆利益於我報恩故敬二末代惡時
傳法不易請威加護故須致敬三爲物生信稟承故
敬四示僧尼敬事儀式五令樂供養法得久住故敬
六爲表勝相故敬故成實論云三寶最吉祥故我經
初置

違損部

如像法決疑經云乃至一切俗人不問貴賤不得搥
打三寶奴婢畜生及受三寶奴婢禮拜皆得殃咎故
薩遮尼捷經云若破塔寺或取佛物若教作助喜若
有沙門身著染衣或有持戒破戒若繫閉打縛或令

還俗或斷其命若犯如是根本重罪決墮地獄受無
間苦以王國內行此不善諸仙聖人出國而去大力
諸神不護其國大臣諍競四方咸起水旱不調風雨
失時人民飢餓劫賊縱橫疫癘疾病死亡無數不知
自作而怨諸天又仁王經云國王大臣自恃高貴滅
破吾法以作制法制我弟子不聽出家不聽造作佛
像立統官制等安籍記錄僧事比丘地立白衣高座
又國王太子橫作法制不依佛教因緣破僧因緣統
官攝僧典主僧籍苦相攝持佛法不久又大集經云
佛言所有衆生於現在世及未來世應當深信佛法

衆僧彼諸衆生於人天中常得受於勝妙果報不久當得入無畏城如是乃至供養一人爲我出家及有依我剃除鬚髮著袈裟片不受戒者供養是人亦得功德乃至入無畏城以是緣故我如是說若復有人爲我出家不持禁戒剃除鬚髮著袈裟片有非法惱害此者乃至破壞三世諸佛法身報身乃至盈滿三惡道故佛言若有衆生爲我出家剃除鬚髮被服袈裟設不持戒彼等悉已爲涅槃印之所印也若復出家不持戒者有以非法而作惱亂罵辱毀訾以手刀杖打縛斫截若奪衣鉢及奪種種資生具者是人則

壞三世諸佛真實報身則挑一切天人眼目是人爲欲隱沒諸佛所有正法三寶種故令諸天人不得利益墮地獄故爲三惡道增長盈滿故爾時娑婆世界主大梵天王而白佛言若有爲佛剃除鬚髮被服袈裟不受禁戒受已毀犯其刹利王與作惱亂罵辱打縛者得幾許罪佛言大梵我今爲汝且略說之若有人於萬億佛所出其身血於意云何是人得罪寧爲多不大梵王言若人但出一佛身血得無間罪尚多無量不可算數墮於阿鼻大地獄中何況具出萬億諸佛身血也終無有能廣說彼人罪業果報唯除如

來佛言大梵若有惱亂罵辱打縛爲我剃髮著袈裟片不受禁戒受而犯者得罪多彼何以故是人猶能爲諸天人示涅槃道是人便已於三寶中心得敬信勝於一切九十五道其人必速能入涅槃勝於一切在家俗人唯除在家得忍辱者是故天人應當供養何況具能受持禁戒三業相應其有一切國王及以羣臣諸斷事者如其見有於我法中而出家者作大罪業大煞生大偷盜大汗梵行大妄語及餘不善但擯出國不聽在寺同僧事業亦不得鞭打亦不應口業罵辱加其身罪若故違法而謫罰者是人便於解

脫退落受於下類遠離一切人天善道必定歸趣阿鼻地獄何況鞭打爲佛出家具持戒者又十輪經云佛言族姓子有四種僧何等爲四一第一義僧二淨僧三瘧羊僧四無慚愧僧云何名第一義僧諸佛菩薩辟支及四沙門果是七種人名爲第一義僧在家得聖果者亦名第一義僧云何名爲淨僧諸有能持具足戒者是名淨僧云何名爲瘧羊僧不知犯不犯輕重微細罪可懺悔愚癡無智不近善知識不能諮問深義是善非善如是等相名爲瘧羊僧云何名無慚愧僧若有爲自活命來入佛法悉皆毀犯破和合

僧不畏後世放縱六情貪著五欲如是人等名為無
 慚愧僧如是四僧並須恭敬又大悲經云佛告阿難於我法中
 但使性是沙門汗沙門行自稱沙門形似沙門當有
 被著袈裟衣者於此賢劫彌勒為首乃至最後盧遮
 如來彼諸沙門如是千佛於無餘涅槃界次第當得
 入般涅槃無有遺餘何以故如是一切諸沙門中乃
 至一稱佛名一生信者所作功德終不虛設阿難我
 以佛智測知法界非不測知阿難所有白業得白報
 黑業得黑報若有淨心諸眾生等作是稱言南無佛
 者彼人以是善根必定得近涅槃何況值佛親承供

養又十輪經云佛言若諸比丘依佛法出家一切天
 人阿脩羅皆應供養若護持戒不應謫罰閉繫則其
 手足乃至奪命悉無是法若有破戒比丘如敗膿壞
 非梵行而言梵行退失墮落聖道果證為諸煩惱結
 使所壞猶能開示一切天龍人非人等無量功德珍
 寶伏藏是以依我出家若持戒若破戒我悉不聽輪
 王大臣宰相不得謫罰繫閉加諸鞭杖截其手足乃
 至斷命況復餘輕犯小威儀破戒比丘雖是死人是
 戒餘力猶如牛黃是牛雖死人故取之亦如麝香死
 後有用能大利益一切眾生惡行比丘雖犯禁戒其

戒勢力猶能利益無量天人譬如燒香香體雖壞熏
他今香破戒比丘亦復如是自墮惡道能令眾生增
長善根以是因緣一切白衣不應侵毀輕蔑破戒比
丘皆當守護尊重供養不聽謫罰繫閉其身乃至奪
命爾時世尊而說偈言

瞻蔔華雖萎 勝於諸餘華 破戒諸比丘

猶勝諸外道

又大集經世尊說偈云

剃頭著袈裟 持戒及毀戒 天人可供養
常令無有乏 如是供養彼 則為供養我

若能為敬法 歸依而剃頭 身著袈裟服

說彼是我子 假使毀禁戒 猶住不退地

若有搗打彼 則為打我身 若有罵辱彼

則為罵辱我 是人心欲滅 正法大明燈

為財共鬪諍 刹利同生瞋

又十輪經云譬如過去有王名曰福德若有人犯罪
過乃至繫縛王不欲奪命將付狂象爾時狂象捉其
二足欲撲其地而見此人著染色衣故狂象即便安
徐置地不敢損傷共對蹲坐以鼻舐足而生慈心族
姓子象是畜生見染衣人尚不加惡生於害心乃至

未來世有旃陀羅王見我法中有人出家堪任法器
及不成法器故作逼惱或奪其命命終之後必墮阿
鼻地獄

頌曰

經行林樹下

求道志能堅

既有神通力

振錫遠乘煙

一登四弘誓

至道莫能先

不貪曠劫壽

何論延促年

感應緣

略引十
一驗

魏沙門釋曇始

晉沙門釋道開

晉司空何充弱

晉廬山七嶺聖僧

晉沙門釋僧朗

晉沙門釋法相

晉沙門釋法安

宋沙門慧遠

宋沙門釋慧全

齊沙門釋慧明

神州諸山聖僧

前魏太武時沙門曇始甚有神異常坐不卧五十餘

年足不躡履跣行泥穢中奮足便淨色白如面俗號曰白足阿練也至赫連昌破長安不信佛法刑害僧尼始被白刃不傷由是僧尼免死者衆太武敬重死十餘年形色不改

西晉沙門釋道開燉煌人出家山居服練松栢三十年後唯吞小石子行步如飛不耐人樂幽靜在抱腹山多年石虎時來自西平日行七百里至鄴周行邑野救諸患苦得財即散徒行而已石氏將末與弟子來建鄴入南羅浮遂卒山舍袁彥伯興寧中登山禮其枯骸也

東晉司空何充弱而信法於齋立座數年以待神聖設會於家道俗甚盛坐中一僧容服垢汙神色低陋自衆陞座拱默而已一堂怪之謂在謬僻充亦不平形於顏色及行中食僧飯於坐事畢提鉢而出堂顧充曰何徒勞精進耶即擲鉢空中凌虛而逝充及道俗目送天際追其惋恨稽悔累旬

右三驗出梁高僧傳

晉廬山七嶺同會於東共成峯巒其崖窮絕莫有昇者晉太元中豫章太守范甯將起學館遣人伐材其山見人著沙門服凌虛直上既至則迴身踞其峯良久乃與雲氣俱滅時有採藥數人皆共瞻覩當時能

撰述
文之士咸爲之興沙門釋曇諦廬山賦曰應真凌雲以踞峯眇翳景而入冥者也

晉沙門釋僧朗者戒行明嚴華戎敬異嘗與數人俱受法請行至中途忽告同輩曰君等留寺衣物似有竊者同旅卽返果及盜焉晉太元中於奉高縣金輿山谷起立塔寺造製形像符堅之末降斥道人唯敬朗一衆不敢毀焉于時通俗信奉每有來者人數多少未至一日輒已逆知使弟子爲具必如言果到其谷舊多虎常爲暴害立寺之後皆如家畜鮮卑慕容德以二縣租課充其朝中至今號其谷爲朗公谷也

晉沙門釋法相河東人也常獨山居精苦爲業鳥獸集其左右馴若家獸太山祠大石函以盛財寶相時山行宿于其廟見一人玄衣武冠令相開函言終不見其函石蓋重過千鈞相試提之飄然而開於是取其財寶以施貧民後渡江南住越城寺忽遨遊放蕩優俳滑稽或時裸袒于冒朝貴鎮北將軍司馬恬惡其不節招而醜之頻傾三鍾神氣清怡恬然自若年八十九元興末卒

晉沙門釋法安者廬山之僧遠法師弟子也義熙末陽新縣虎暴甚盛縣有大社樹下有築神廟左右民

居以百數遭虎死者夕必一兩法安嘗遊其縣暮投此村民以懼虎早閉門閤且不識法安不肯受之法安遙之樹下坐禪通夜向曉有虎負人而至投樹之北見安如喜如跳伏安前安爲說法授戒虎踞地不動有頃而去至旦村人追死者至樹下見安大驚謂其神人故虎不害自茲以後而虎患遂息衆益敬異一縣士庶略皆奉法後欲畫像山壁不能得空青欲用銅青而又無銅夜夢人逕其牀前云此中有兩銅鐘便可取之安明卽掘得遂以成像後遠法師鑄像安送一勸助餘一武昌太守熊無患借觀之遂留不

改

宋孝文時江陵長沙寺沙門慧遠者本名黃遷卽禪師慧印之弟子也印每入定見遠是印之先師雖應爲蒼頭故度爲弟子常寄江陵楊家行般舟勤苦歲餘頗有感變十日十會通見遠身而般舟之處行道如故自尅終日至期果卒久之現形多寶寺僧曇珣曰明年二月二十三日當與天人相迎言已不見珣於是日設大法會建捨身齋其日苦氣自知必盡三更中間空中樂磬聲香煙甚異珣曰遠公之契至矣尋爾神遊

宋沙門釋慧全涼州禪師也開訓教授門徒五百有一弟子性頗麤暴全常不齒後忽自云得三道果全以其無行永不信許全後有疾此弟子夜來問訊時戶猶閉如故全頗驚異欲復驗之乃語明夕更來因密塞窻戶加以重關弟子中宵而至逕到牀前謂全曰闍黎可見信來因曰闍黎過世當生婆羅門家全曰我坐禪積業豈方生彼弟子云闍黎信道不篤兼外學未絕雖有福業不能超詣若作一勝會得飯一聖人可成道果耳全於是設會弟子又曰可以僧伽黎布施若有須者勿擇長幼及會訖施衣有一沙彌

就全求衣全謂是其弟子全云吾欲擬奉聖僧那得與汝迴憶前言不得擇人便以歡施他日見此沙彌問云先與汝衣著不大耶沙彌曰非徒不得衣亦有緣事愧不預會全方悟先沙彌者聖所化也弟子久乃過世過世之時無復餘異唯塚四邊時有白光全元嘉二十年猶存居狂酒泉

右六驗出冥祥記

齊始豐赤城山有釋慧明姓康康居人祖世避地于東吳止赤城山石室於是栖心禪誦畢命枯槁後於定中見一女神自稱呂姥云常加護衛或時有白猿白鹿白蛇白虎遊戲堦前馴伏宛轉不令人畏齊竟

陵文宣王聞風祇揖頻遣三使殷勤敦請乃暫出山至京師到第文宣敬以師禮少時辭還山苦留不止於是資終發遣以建武之末卒於山中春秋七十矣仰尋震旦海曲神州諸山伽藍泉巖石室有修道人所居聖寺有行者咸見非一旦述三五用爲實錄餘之不盡不可備論昔晉太元初有燉煌沙門竺曇猷乞食坐禪強志勤業遊會稽剡縣赤城山有群虎來前猷爲說法一虎獨眠乃以如意杖打頭有十圍蛇繞之都無怖色又山神捨宅與之作寺又往赤城山宴坐此山與天台瀑布四明連屬父老云天台山有

聖寺猷往尋之石橋跨谷青滑難度橫石斷路無由得達旬宿橋首聞彼行道唱薩聲便潔齋自勵忽見橫石澗開猷便前度具覩精舍神僧燒香中食畢謂曰却後十年自當來此○齊鄴下大莊嚴寺沙門圓通者感一神僧夏中聽講夏罷自恣就辭云在竹林寺邀通過之通具問道徑來年尋至在彼山東鄴之西北神僧迎接具見門開房宇華敞林木侵天經宿周流意言道合便有終焉之思神僧爲諮大和上乃不許之及還舊路三里之外反望莫覩後之往者不知其處○近鄧州有沙門名道勒者於州北倚立山

巖追訪具見周循歷覽實為住寺眾具皆備但不見
 人却下重尋便失歸路乃於道次築室擬尋汾州東
 南介山抱福巖者山居之僧數見沙門乘空來往又
 涼州南洪崖窟沮渠蒙遜所造碑寺見存有素聖僧
 常自行道人來便止人去尋行故旁側足跡納納示
 現然徒眾不可見之述曰如各僧傳三十卷梁高僧
 德數千餘僧積功殊異道俗所欽或散配
 諸篇或文繁不錄且列少多示知僧德

校讎

第八紙

十六行法宋南藏作住

第二十三紙

八行其日之南藏作日

音釋

鬚

他計切

憊

彌列切

豐

許刃切

晡

奔謨切

日

售

承呪切

齋

持也

躄

降切

撻

他達切

罽

吉

鷄

當括切

搯

瓜切

疫

越逼切

鄴

魚怯切

孽

逆各

側

格切

撲

各切

舐

甚爾切

鄴

地名

孽

逆各

也

掘

其月切

常

熟居士

嚴

澍施

贊

刻此

甌

法

苑珠林

第二

十七

卷

具

江比丘

明

覺

對

寧

唐士登書

龍

游徐文忠

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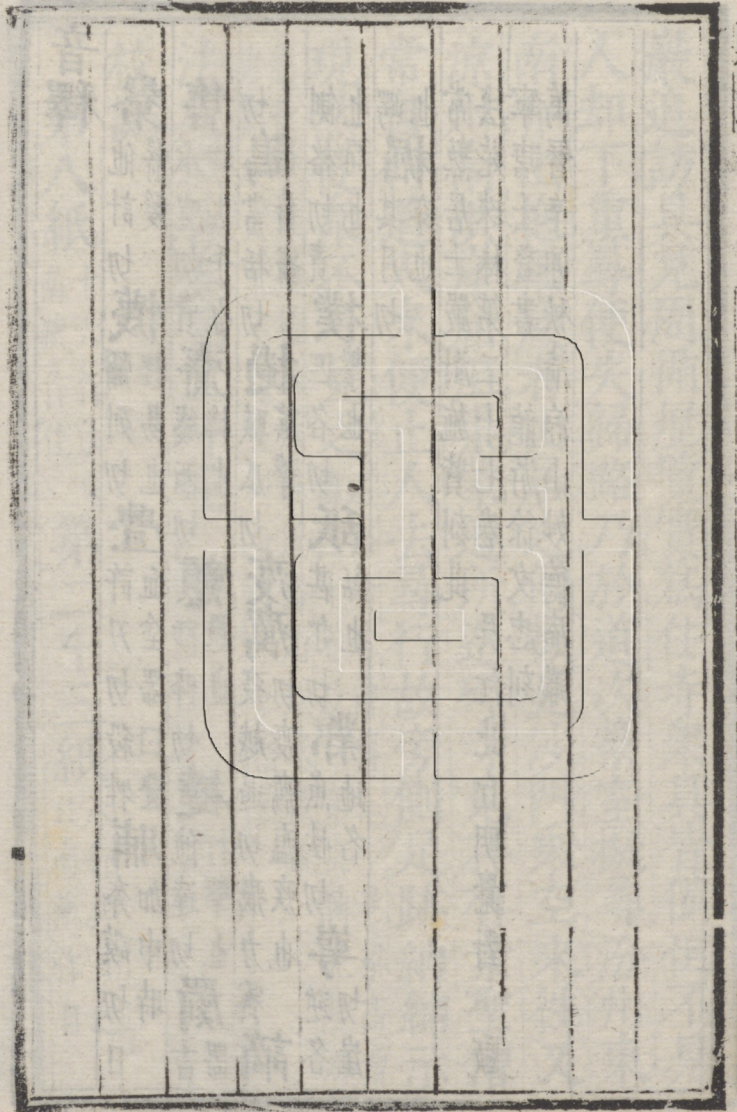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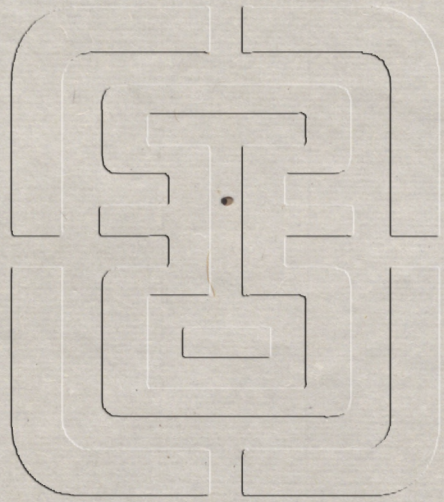
萬

曆辛卯

秋

清

涼山妙德庵識



撰述

法苑珠林卷二十一

二十一

